歷代刑法考

賊律三

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　公羊文十六年疏宋人弒其君杵臼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首之無尊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刎脰

按何休注中多引漢法以爲證此亦當是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是三項無尊上卽謀反大逆之類非聖人卽誹謗妖言之類並已詳上不孝者專指親屬言矣互詳下條

毆父母　御覽六百四十　董仲舒決獄曰甲　按甲下似脫父字　乙與丙爭言相鬭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鬭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

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檀弓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疏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輯證毆母者殺當據漢法而言晉書殷仲堪言律詐取父母甯依毆詈法棄市此可知漢之有毆詈父母律矣

按上條不孝者似是何休約舉漢法之意而言非漢律原文無尊上非聖人二句亦同此條毆父毆母方是律文即唐律之毆詈祖父母父母也唐律毆者即斬與漢法同唐删梟首之法故不言梟首

殺季父殺兄殺弟　功臣表梧嗣侯戎奴坐使人殺季父

棄市王子侯表騶丘嗣侯毋害坐使人殺兄棄市宜成嗣侯福坐使人殺弟棄市

按殺人者棄市漢通常法也尊屬若季父尊長若兄卑屬若弟亦不輕重於其間罪旣至死無可復加於父母則梟之季父及兄究有間矣弟雖卑屬而骨肉相殘古人以爲風俗之害故不爲之減也後來律法則輕重不同矣

殺繼母　晉志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云云斯皆魏世所改

按據此則漢律繼母不與親母同當與下條參

殺殺父之繼母　通典一百六十六　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繼母如母明不

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孔叢子七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若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手殺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按二事絕相同疑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耳繼母殺其父則恩義已絕其子殺之義也季彥所論與武帝略同處以擅殺而不與殺人同則較武帝所論尤爲允當漢有司拘於如母而仍欲以殺母科之可云悖謬惟按之上

條則殺繼母本不與殺母同漢律旣亡無以定其是非也孔季彥孔僖子

搏姑　御覽六百四十風俗通曰南郡讞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酗酒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駡詈遠謂侍曰汝翁復駡吾必揣之侍曰類作夫妻奈何相辱揣我翁者搏若母矣其後陽復駡遠遠揣之侍因上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鮑宣決事曰夫妻所以養姑者也今壻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凡庸不遷怒況所尊重乎當減死罪論

按毆姑僅減死論是不與子孫同論也觀決事但云所尊重其義自見古者婦與舅姑服止期年不與子孫同故其相犯亦不同此獄稱減死論乃妻毆夫之祖父母者本罪如是唐律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絞已加

至死罪然尙不與子孫之毆祖父母父母者同科斬也

鮑宣乃鮑昱之訛

毆兄姊　晉志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云云斯皆魏世所改

按據此文知漢律本有毆兄姊之文五歲刑漢之城旦舂也惠紀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乃因大赦得降一等魏氏此法大約加漢一等則漢之本法當爲鬼薪白粲此可以意推者鬼薪白粲三歲刑漢無正四歲刑魏法當同故由三歲卽加爲五歲也

殺妻　後書班超傳長子雄雄卒子始嗣尙淸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令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

按此殺妻也漢律殺妻無明文以殺弟推之亦不過棄市今乃處以要斬同產皆棄市是直以大逆不道論矣

史臣謂順帝倣僻此其一端也

撾妻　蜀志劉琰傳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

按撾人非尊親屬無死罪此以撾妻棄市殊乖法理恐漢法不如是或傳文有誤

殺子　後書賈彪傳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女名爲賈女

按此乃偉節律外辦法非漢律如此魏書刑罰志引鬥律諸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殺者減一等似即出于漢法唐律毆殺者徒一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較後魏爲輕而故殺各加一等則又與後魏不同矣

殺使者　恩澤侯表軹侯薄昭坐殺漢使者自殺文紀十年將軍薄昭死注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鄭說是也

按殺使者唐律之殺制使也較平人爲重漢律無明文似亦科以棄市不加重也薄昭係肺腑之親而法又不可廢迫令自殺情法兩全之道也

亨姬不道　諸侯王表廣川王去坐亨姬不道廢徙上庸本傳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

發覺相內史奏狀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煑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按此獄支解亨煑並在死後唐律之殘害死屍也唐律注謂焚燒支解之類第唐律之殘害死屍乃已死之屍概殘害非殺其人而又焚燒支解也諸侯王表云亨姬不道當爲當日勘獄之語是此獄以亨姬爲重矣漢諸侯王犯罪除謀反外並有不忍致法之制廢徙亦親親之道也

殺奴婢當告官　田儋傳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

之廷欲謁殺奴見獄令因擊殺令注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儁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類聚五三十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頁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頁收其妻殺之

按殺奴婢告官乃古法漢律雖無明文以祝頁事推之亦不得擅自殺之也趙廣漢傳丞相傅婢自絞死廣漢人丞相府召其夫人責以殺婢事是奴婢不得私殺故廣漢欲以此事脅丞相也

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　周禮秋官庶氏注賊律云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

按此唐律之造畜蠱毒也周官庶氏乃治蠱之官知此事由來遠矣

謀殺人　王子侯表榮關侯騫功臣表博陽嗣侯始並坐

謀殺人會赦免留嗣侯不疑坐與門大夫謀殺楚內史贖爲城旦邘侯李壽坐爲衞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

按漢律殺人者死蓋指謀殺人言其罪當爲棄市魏書刑罰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後魏崔浩神䴥中修律其所著有漢律序疑其時北方漢律尚存此文出于漢也奪始以赦免不疑以贖爲城旦李壽之誅兼因送海西侯不但以謀殺方士也

謀殺人未殺　恩澤侯章武嗣侯常生謀殺人未殺免

按此謀殺人而未死者常生僅止免侯或是行而未傷者又以恩澤而得從寬也

殺人。諸侯王表濟東王彭離坐殺人廢遷上庸河間王元坐殺人廢遷房陵廣川王汝陽坐殺人廢徙房陵王子侯表原洛侯敢甘井侯光功臣表貰嗣侯猜坐殺人棄市王子侯表茲侯明路陵侯章坐殺人自殺功臣表承父侯孫王坐殺人會赦免安道嗣侯當時坐殺人棄市王子侯表胡孰嗣侯聖易嗣侯德並坐殺人免

按此但言殺人疑亦是謀者故三王並廢徙敢免猜三侯皆棄市章自殺孫王以赦免聖德二侯之免必別有故非常法也

賊殺人　王子侯表張侯嵩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顏注要上者怙親而不服罪也南利侯昌坐賊殺人免

按凡言賊者有心之謂此疑卽後來律文之故殺也嵩以要上瘐死其獄未決昌僅免侯當別有故

殺太傅中傅中尉謁者家丞　武紀建元三年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本傳坐射殺其中尉廢爲庶人徙房陵諸侯王表濟川王明坐殺中傅廢遷房陵平干王元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周子南君當坐使奴殺家丞棄市

按百官表諸侯王官有太傅中傅中尉而無中傅武紀注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惟紀傳表三處不同未詳孰是恐表云中傅乃中尉之誤謁者亦王國官列侯有家丞庶子等官此所殺者太傅等並是其國之官非漢使者也濟川平干一廢徙一不得代乃親親之誼周子南君則竟棄市法固不可廢也

殺下獄侍中　百官表鉅鹿太守淮陽朱壽少樂爲廷尉坐侍中邢元下獄風吏殺元棄市

此殺死獄囚之事情節較平人爲重亦止棄市不加重

殺一家二人　王子侯表平邑侯敞坐殺一家二人棄市

此今律之從一科斷者漢法亦不加重與殺一家不辜三人之列于不道者有殊也

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　翟方進傳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注如湻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廣川王海陽傳謀殺一家三人已殺坐廢徙房陵國除

按殺人而以不道論此情節之最重者然不道無正法其重者身斬家屬從邊殺不辜一家三人較尋常殺人爲重當從重比海陽以諸侯王坐廢徙其法可見矣

殺十六人　王子侯表部侯順坐殺人及奴凡十六人以捕匈奴千騎免顏注詐云捕得匈奴騎故私殺人以當之

補注沈欽韓曰順殺良賤十六人本當重論以捕得匈奴

千騎故第免侯也武帝時有重罪者得自募擊匈奴顏謂
私殺人當匈奴騎此殺人而兼欺詐至不道豈但免侯乎

按沈說是殺人至十六人之多自非尋常殺人可比此
以單功得免耳

使人謀殺人　梁孝王傳梁王怨爰盎及議臣乃與羊勝
公孫詭之屬謀陰使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
也於是天子意梁王乃使勝詭自殺出之

按此獄梁王造意勝詭乃從者耳今迫令從者自殺以
滅口則無由究詰矣漢廷亦遂不究詰親親之誼也

使人殺人　王子侯表樂侯義坐使人殺人髡為城旦武
安侯慢坐使奴殺人免富侯龍坐使奴殺人下獄瘐死陽
興侯昌坐朝私留他縣使庶子殺人棄市功臣表鄭嗣侯
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

按此謀殺而身不行者也當以爲首論各侯一棄市一
爽死一減死完爲城旦一髡爲城旦一免凡分五級其
分別之故不可詳矣
賊鬬殺人　漢書刑法志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
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晉書刑
法志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孫得追殺之後
漢書馮異傳長子彰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注東觀記
曰坐鬬殺游徼會赦國除
按據成帝詔以晉志證之是漢律有賊鬬殺人之文賊
害也唐律有害心者名故殺漢之賊殺當卽唐之故殺
漢言賊鬬殺人并作一條唐律故殺在鬬律內當亦本
于漢
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　漢

書薛宣傳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顏注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

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免爲庶人功臣表南安嗣侯丁秋坐傷人免

按薛況之獄以廷尉直所議爲平允中丞之議近周內矣此事之前一節已錄入大不敬條內故不復述以刃傷人罪至三歲刑非刃傷者罪當降等賊者唐律之故傷與謀者唐律之同謀毆傷人也唐律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爲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漢律與謀者同罪則元謀及從者皆不減此漢之重于唐者而以下手重者爲重罪則漢與唐同此獄自應以楊明坐下手重之罪而況坐元謀卽與律合廷尉直之議並非故從輕比漢人治獄往往有意從重此獄則尙得其平故備錄之千秋傷人僅止免侯或非刃傷

疻痏　薛宣傳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注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說文疻毆傷也痏疻痏也段曰此應注譌脫急就篇顏注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疻毆傷曰痏蓋應注律謂疻下奪去六字當作其有創瘢者謂痏文選嵇康詩怛若創痏李善引說文痏瘢也正與應語合皆本漢律也疻輕痏重遇人不以義而見疻罪與痏人等是疻人者輕論見痏者重論故曰惡不直也創瘢謂皮破血流或曰依應仲遠則疻痏異事何爲合之也曰應析言之許渾言之許曰毆傷則固兼無創瘢有創瘢者言之王曰倉頡篇痏毆傷也與顏注急就同與許說疻以毆傷異許之毆傷卽皮膚腫起西京賦所惡成瘡痏注瘡痏

訶瘢痕

按痕痏二字說文渾曰毆傷不分輕重痏下痕痏卽承痕字而來應注原文亦不分輕重倉頡篇痏毆傷與許未嘗異也顏注急就又有輕重之分與許應耳段氏析言渾言乃古人通例惟以創瘢之有無爲痕痏之分別無佐證唐律見血爲傷並有拔髮內損折傷種種差等而不及創瘢恐段說亦未確也唐律兩相毆傷論如律後下手理直減二等而無不義見痕仍應科罪之文此漢唐不同之處衡情而論見痕而仍科罪固可以懲不義其人究不心服不若理直減等之得其平也

罵坐　田蚡傳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請召宗室因有太后詔而行之灌夫罵坐是輕詔命故爲不敬也先謙曰蚡言召宗室有詔

乃能陷夫以不敬之罪

罵主　功臣表博成嗣侯建坐尙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

數醉罵主免

罵廷史　功臣表功成嗣侯勳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

不敬免

按唐律毆詈同在一律觀此三事是漢法亦有罵律也

今附于鬭毆之後

殺奴婢　灸灼奴婢　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一年二月詔

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灸

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爲庶民東觀漢記十列傳十六首鄉

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按唐律有罪奴婢杖一百無罪者徒二年此良賤之區

分歷代律文無不如是漢律當亦如是建武此詔行之

東京觀段勝之事知東京實遵用之不知何時又廢而不用光武於奴婢一事極爲注意此即尊重人格之權與自來無能體此意者則良賤之見阻之也炙灼奴婢乃漢時舊法此詔特申明之耳

奴婢射傷人　光武紀建武十一年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按此漢律專條也唐律部曲奴婢良人相毆條若奴婢毆良人折跌支體及瞎其一目者絞當亦原于漢之舊律建武此詔未知廢於何時

保辜　公羊襄七年傳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鄭伯髡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鄭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向往辭知未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

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者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功臣表昌武嗣侯德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補注沈欽韓曰此在保辜限也唐鬪訟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限內死者皆依殺人論與漢制同急就篇顏師古注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至死則坐重辜也

按傷人保辜其法甚古漢制限期他無明文昌武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與唐律毆傷人二十日者合似唐法亦原于漢徐疏弒君者其身梟首即何注無尊上斬首

梟之而傷君者斬首未知本于何書抑以意推測而知也

狂易殺人　御覽六百四十六　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王子侯表樂平侯訢坐病狂易免顏注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後更封共樂侯貰鄉侯平病狂自殺後書陳忠傳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按人至病狂而改易其本性則凡病中之所爲皆非出于其本性故雖有殺人之事亦得恕之近日東西國學說並持此論其刑律中有精神病不爲罪之文陳忠之減重論實爲今法之權輿張太遇赦而梟首當在陳忠未定減重之先也亦不準除

輕侮　後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

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

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周禮地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注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輯證云此亦鄭之以漢法釋經可知此法漢末尚未改也後漢吳祐傳遷膠東侯相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

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通考云此即所謂遭侮辱而殺人者肅宗時貰其死刑和帝時除之故吳祐疑此獄且容其投繯以死而不明正典刑蓋猶在可議之列也

按輕侮之法但可施以特恩未可以為常法張敏之言自是正論傳言和帝從之是此法已除鄭注謂人亦是就文詮釋並非引漢法為證吳祐之事在和帝之後祐矜囚而不能貰其死刑乃此法已除之明證輯證以為

洪未尙未改者未考吳祐之事也親雖受辱並未喪生
遽爾殺人背親逞怒此等殘殺之風不可長也
仇怨相報　調人注鄭司農云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
後復相報移徙之校勘記猶令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
嘉靖本毛本作猶今當訂正後書桓譚傳今人相殺傷雖
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
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
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
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
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御覽五百九十八王褒
僮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民家皆高樓鼓其上有急卽
上樓擊鼓以告邑里令救助
按周法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而非義者固不得私相報

復也桓譚所稱舊令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徙家屬於邊即此條後復相報移徙之法也是漢時未嘗不禁人報怨也第法令雖具而奉行不力其私相殺傷者仍不絕於世故桓譚有申明舊令之請乃當時不省何也豈約所言在西漢之時則舊令早成具文矣

誤　後漢書郭躬傳躬對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孫章事詳僑劉傑）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注鄭司農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立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按漢律既有故誤之分則殺傷亦當有之賊殺人出於

有心即唐律之故殺康成注謂報甲殺乙即唐律之誤殺也或古人文字簡質故誤但有通例名條中未嘗分析言之如矯制之誤尙書不知而郭躬申明之也據康成此注而參以郭躬之語則漢律之有誤殺可以互相印證矣

過失殺人不坐死　見上儀禮鄉射禮射者有過則撻之注有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朴撻於中庭而已周禮秋官序官注孝經說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疏下例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注過無本意也

按鄉射禮所言正康成所云軼中人者此亦過失之事

本當以贖論而非當刑者撻之而別無處罰則又以鄉射為勸民之地與平時不同也誤與過失康成注分別最為明了不審為誤無本意為過失張斐律注表謂不意誤犯謂之過失不意二字卽本康成無本意而出可見張氏律注其說多本諸前人而康成之說亦在其中或謂晉人全不用鄭氏章句者非也

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　公羊桓六年傳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疏解云猶言對子姦母

按此卽今殺姦之例也見乃得殺之頗與今姦所登時之例相近唐捕亡律強姦雖傍人皆得捕繫以送官司注捕格法準上條卽姦同籍雖和聽從捕格法疏議曰持仗拒捕其捕者得格殺之持仗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卽姦同籍內言同籍之內明是不限良賤親疏雖

和姦亦聽從上條捕格之法是唐無殺姦之律而有捕姦之律捕者有格殺之權而無專殺之權所以杜殘殺之風用意甚深此其所以爲得中也漢文簡質又不完備其法意如何不可詳矣

無故入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秋官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盜賊並言者盜謂盜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家人者先鄭舉漢賊律云牽引人欲犯法則言家人者欲爲姦淫之事故攻之

按此唐律之夜無故入人家也漢多上人車船一層較

唐爲密惟古者車制大可以參乘驂乘故人得上之若後世之車則一二人即已滿人欲上而無從也漢無夜字則晝與夜不分同用此律唐增一夜字則界限較隘或有議其失者謂此律爲防衛身命財產至要之文晝與夜不當分別然防衛之道夜與晝究有不同晝則人之來也易識其爲何人其情狀何如舉動何如其故易測防衛不難若昏夜猝然而來不知爲何人不知爲何事其意莫測安知非刺客姦人主家懼爲所傷倉猝防衛而殺故得勿論也若白晝亦許其殺人則凶人逞凶殺人亦得託之無故開殘殺之風不可不防其漸唐律自有深意豈可遽議之哉

向人室廬道徑射　晉志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

按此唐律之向城官私宅射條也唐律分兩層因而殺傷人者減鬭殺傷一等故令者以鬭殺傷論漢法不爲過失疑亦與唐同或云以故殺傷論者非

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　晉志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

按此唐律之城內街巷走車馬條也唐律殺傷人者減鬭殺傷一等以其初無害心也此云當爲賊是直以賊殺人論矣未免稍重以上出張斐律注表序所舉爲舊注知卽漢法之未改者

囚律

詐僞生死

陽病欲死　贇嬰傳酒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嬰頁久酒悶有劾即陽病兼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酒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按此詐僞生死之一端特後復食治病耳

詐自復除

復除　高紀二年二月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顏注復者除其賦役也元紀永光三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傜役周禮地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其舍者注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

按復除之法至唐猶遵用故唐律有應復除不給及詐自復除之條文也

告劾

婦告威姑　說文女部威姑也漢律曰婦告威姑桂曰廣雅姑謂之威案威姑君姑也本書君讀若威易順以從君也與蔚為韻詩采芑蠻荊來威與狁為韻逸周書合閭立教以威為長以閭胥為君也釋親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釋名婦於舅姑在則稱之曰君舅君姑衡山王賜傅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棄市

按唐律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與漢律之棄市大略相等唐律告夫之祖父母徒二年與孫之告祖父母者不

同而無婦告舅姑之文妻妾之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與子孫之詈祖父母父母者絞罪懸殊夫之祖父母父母不分爲二等則婦之告夫之父母亦當與祖父母同也漢律旣立婦告威姑專條而所定何罪不可詳矣

囚徒誣告人反　晉書刑法志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魏世所改

按此魏改漢律之一足徵漢有囚徒誣告人反之律魏特加重耳唐律有誣告謀反大逆條又有囚不得舉告他事條疏議引獄官令囚明知謀叛以上聽告是謀反大逆囚亦許告唐法如是恐亦本于漢也

誣告　宣紀元康四年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年

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顏注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坐補注何焯曰誣告人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縱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王嘉傳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顏注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惠棟云論衡曰兩郡移書曰敢告之　人蓋漢法也注非補注胡曰此乃防其誣告長沙刺王建德傳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居九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義陽侯衛山坐教令誣告衆利侯當時棄市罪獄未斷病死孝元馮昭儀傳中郎謁者張由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劾奏

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太后迺飲藥自殺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後書彭城靖王恭傳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恭上書自訟朝廷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又陳愍王寵傳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按誣告爲害人之計畫漢法重之即八十以上之人亦

不在勿坐之列趙牧以赦免師遷伏誅雖所誣者死罪未決亦不寬貸衛山教唆情節亦重未斷病死想其本罪亦不能從輕比也

投書　晉志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魏世所改

按此即唐律之投匿名告人罪也漢時亦謂之飛語見灌夫傳張晏曰蚡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南史孔奐傳作飛書棄市乃漢法魏改從輕未知居何等唐律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二千里視漢法減三等豈即本于魏耶

上書詣公府言事　秋官大司寇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報之者若上書公府言事矣

按此與今之京控相似

劾　竇嬰傳田蚡傳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

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云云於是上使
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淮南王安傳
[illegible]下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
敬云云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
孝首匿喜王嘉傳上迺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事下將軍
中朝者劾嘉師丹傳高昌侯董宏言宜立定陶共王后爲
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
宏云云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
申咸炔欽上書云云尚書劾咸欽不敬何武傳莽風有司
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翟方進傳遷爲丞相司直
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
淮南王傳讀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
按劾有三義已詳前目錄中告是爲人所告劾是爲人

所劾觀淮南王傳云無告劾繫治可見凡繫治者未有無人告劾者也惟劾之事田蚡劾灌夫此丞相劾人先劾而後案治御史劾嬰是先案而後劾王嘉董宏師丹並事下而後劾與竇嬰同淮南相劾壽春丞有司劾孝尙書劾咸欽並因事而劾何武則莽風有司劾翟方進則犯其所司之事而劾劾之事不一端並被人劾者也故略引數事以證之

因辭所連　張斐律注序因辭所連似告劾

按因辭牽連之人不能不拘訊其中并多同犯之人此非因所告而有似于告者唐律有因不得告舉他事及因引人爲徒侶二條未知漢律之意何如

一傳覆

傳、漢書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顏注傳謂傳

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劉屈氂傳以姦傳朱安世顏注傳逮捕也嚴延年傳冬月傳屬縣囚翟義傳收縛立傳送鄧獄後漢書陳禪傳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注傳謂逮捕而考之也

按傳謂傳逮郡守當行縣錄囚亦得傳逮至郡而錄之嚴延年所言是也

覆　爾雅釋詁覆審也郭注覆校所爲審諦華嚴經音義復謂重審察也江都易王非傳使者卽復來覆我顏注覆治也王嘉傳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鄭崇傳願得考覆杜延年傳奏請覆治

按覆重審察也江都王傳太子建先爲男子荼恬所告事下廷尉建罪不治後其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故爲

此語言漢廷重審察我也王嘉傳覆獄之文自是正解

繫囚

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　義

縱傳爲死罪解脫注孟康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

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

按唐律囚自脫去枷鎖杻在囚應禁而不禁律內又有

與囚金刃解脫則專指他人而言其罪較自脫去爲重

以其爲金刃也漢法加罪一等是加本罪一等與唐法

不同此唐用漢律而量爲變通者也

頌繫　惠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

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注如淳曰盜者逃也恐其逃亡

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

師古曰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此

侮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
容同補注沈欽韓曰此頌繫卽唐律之散禁非謂不入狴
牢也先謙曰荀紀盜械作刑械頌繫作容繫容頌古通顏
沈說是
按唐獄官令杖罪散禁見因應禁而不禁疏議中與漢
法之用意不同百官表少府屬官若盧注如湻曰若盧
官名也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後漢
書和紀注引漢舊儀作主鞫將相大臣王商傳臣請詔
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注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
門北寺是也此獄旣專爲將相大臣而設其收繫之法
當與尋常之獄不同而此紀所言則爲爵五大夫吏六
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非專指將相大臣且當
時將相大臣之收繫者亦不專在若盧如蕭何之械繫

廷尉竇嬰之繫都司空王嘉之繫都船並將相大臣也或疑頌繫即若盧之制未必然也如淳謂但處曹吏舍頗與近世情形相似凡府廳州縣監中所收者皆是已經畫供之囚其未定罪者皆在外監或看守所不在正監中古法固不可以今法擬之而如淳所言必非無據也囚之著械原是慮其逃亡盜逃也故曰盜械非必逃亡之人始令著械收繫亦不必皆在狴牢顏沈之說尚未全是

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　刑法志孝景後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顏注乳產也師朱儒顏注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

按六帖四十五獄囚引作訟繫古頌訟通用淮南泰族訓

訟繆胸中注訟容也說文訟爭也一曰歌訟繫傳曰古

本毛詩雅頌字多作訟段曰訟頌古今字古作訟後人

假頌皃字爲之案說文頌皃也今字作容古容皃之容

作頌多叚爲寬容之容訟乃歌訟本字頌之作訟亦叚

借也老小廢疾等唐律無頌繫明文或在獄官令中不

入律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

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驗　平紀元始四年詔曰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女歸女徒

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

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

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八十以

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其當驗
者卽驗問定著令注張晏曰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補注
周壽昌曰名捕謂詔書所指名令捕者卽驗問不稽時也
後書光武紀建武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男子八十以上
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
注詔書有名而特捕者當驗問者卽就驗
按建武之詔本于元始不必以王莽專擅之文而諱之
也惟一係七歲以下一係十歲以下爲不同耳上條又
係八歲以下補注俞樾曰曲禮七年曰悼此正漢制所
本刑法志八歲以下亦當作七歲成帝定令年未滿七
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上請得減死知漢制皆以七歲
爲斷案成帝令云年未滿七歲則已滿七歲者不得用
此令與平紀之七歲以下亦微有不同孝惠卽位詔則

云年未滿八歲建武詔係十歲以下後書來歷傳又云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則謂漢制以七年爲斷其說尚待考訂矣

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宣紀地節四年詔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饑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辜及饑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補注蘇輿曰掠辜者

情罪未得笞掠過當後書朱暉傳再遷臨淮太守數年坐法免注東觀記曰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

按詔文云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玩一若字明是以掠辜饑寒爲二項而瘐死分承二項言或以掠辜瘐死或以饑寒瘐死並爲吏未稱之事故下云用心逆人道若繫囚自病而死其咎不在吏豈能責以用心逆人道乎如湻魏人漢律所親見其注中引律較他注爲完備此引律云以饑寒而死合之蘇林瘐病之注文義本自明白師古分掠辜饑寒疾病爲三而未思自病之不可以責吏其說不可從白帖拷訊門引宣詔繫者或以掠辜瘐死獄中可見舊說亦多以瘐死承上文言也辜辠也掠辜者笞掠之使自承其辠也此是考囚者之事饑寒是掌囚者之事禁此二者而恤囚之道略具矣觀

朱暉事知東京尚用此法也

獄　宣紀神爵元年注漢儀注長安諸官獄三十六所張湯傳注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續百官志廷尉卿本注曰孝武帝以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三輔黃圖長安城中有獄二十四所

按武帝時酷吏用事政急刑繁故中都官置獄遂多建武之世一律停設而事亦無不舉可見獄多之無益于政治也

未央廄獄　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漢舊儀未央廄獄主理大廄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按太廄屬大僕三署郎屬光祿勳唐類函引大廄作六廄

廷尉獄　蕭何傳乃下何廷尉械繫之周勃傳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漢官曰廷尉獄吏二十七人

按廷尉刑官此當有獄者然漢時詔獄不盡在廷尉也百官志廷尉屬官無獄官

別火獄　百官表典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有別火令丞及郡邸長丞注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按別火獄不知主何事他未見

郡邸獄　見上顏注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補注錢大昭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名邸文紀至邸而議之宣紀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注如淳曰諸郡邸置

獄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繫收繫者衆故曾孫寄在郡邸獄

按郡邸獄專收繫上計者曾孫乃偶然寄獄

都司空獄內官獄　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內官令丞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伍被傳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漢舊儀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竇嬰傳劾繫都司空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按伍被傳言有左右都司空而百官表不言有左右或中間有省併也竇嬰以列侯繫都司空與舊儀之言合

昭平君乃公主子故繫內官

導官獄　張湯傳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因導官見謁居弟注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令丞注師古曰導官主擇米補注續志云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

按蘇林據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無導官之名似導官之獄不在二十六所之內張湯治因導官則導官非無獄者

若盧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若盧令丞注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洛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商傳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注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後漢書和紀永元九年十二月巳丑復置若盧

獄官注漢舊儀曰主鞫將相大臣也
按王商丞相故張匡請召詣若盧建武時廢而永元復
置當必有故
考工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
名考工室爲考工注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劉輔
傳上迺徙輔共工獄注蘇林曰考工也
按考工何時改爲共工表不具王莽改少府爲共工宋
弘爲共工亦在莽時劉輔在成帝時或其時已改也續
志仍作考工則以莽制而復之
居室獄保宮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居室令丞武帝太
初元年更名爲保宮灌夫傳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
室蘇武傳加以老母繫保宮
按灌夫之繫居室不詳何故豈以丞相所自劾者歟李

陵之母繫保宮殆以婦女之故

左右司空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右司空令丞

按漢官之以司空名者並爲主獄官伍被傳言左右都司空詔獄都司空屬宗正而表不言有左右少府之左右司空又無都字伍被傳混而爲一疑有誤

永巷獄掖庭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永巷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永巷爲掖庭外戚高祖呂后傳迺令永巷囚戚夫人孝惠張后傳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太后乃幽之永巷劉輔傳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注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按劉輔先繫掖庭後以中朝上書徙繫共工可見掖庭獄不繫中朝官也

暴室獄　宣紀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注應劭暴室宮

人獄也今日薄室續志掖庭令一人左右丞暴室令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孝成趙后傳傳婢六人盡置暴室獄

按百官表無暴室官名據續志屬掖庭

寺互獄　百官志中尉屬官有寺互都船令丞注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

按臨江王榮傳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似是自殺于獄中者中尉有二獄不知其在何獄也百官表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景帝時寺互或尙未改屬也

都船獄　薛宣傳少爲都船獄史王嘉傳縛嘉載都船詔獄

按嘉以大臣不繫若盧而繫都船不知其故大約漢時詔獄惟上所命不拘定何獄也

太子家令獄　百官表詹事屬官有太子家令漢舊儀家令秩千石主倉獄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子家獄給太子官屬

太子太傅

按表屬詹事而舊儀云屬太子太傅與表不同續漢志屬太子少傅東京無太子太傅也

上林詔獄　百表官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令丞水司空長丞成紀建始元年罷上林詔獄

按上林詔獄又見伍被傳其官當爲水司空成帝罷之則上林亦弛禁矣

東市獄西市獄　百官表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令丞左馮翊屬官有長安四市四長丞漢舊儀東市獄屬京兆尹

西市獄屬左馮翊
按東西市各有獄西市有四長丞獄亦當有四
北軍獄　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劉向傳章
充公車人滿北軍注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
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
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按此北軍目有獄主治上書不如法者
振貣獄　北堂書鈔四十五　振貣獄漢書云貣於治水舊本作火
事屬水衡都尉也
按百官表水衡屬官無振貣之名
京兆尹獄　張敞傳爲京兆尹云云敞聞舜語卽部吏收
舜繫獄
按敞時爲京兆尹此獄當是京兆尹之獄趙廣漢爲京

兆尹亦有捕治送獄之事見廣漢傳此京兆自有獄之證三輔職同京兆尹有獄左馮翊右扶風亦必各有獄矣

長安獄　趙廣漢傳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治長安獄

按長安獄吏增秩百石其餘外縣則在百石以下史無明文續志凡縣丞各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

河南府獄　漢舊儀府下置詔獄注府河南府也後書魯恭傳注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

按東京之河南府與西京之三輔同自有獄

洛陽寺獄　後書和紀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續志注漢官曰雒陽令獄吏五十六

人

按東京之洛陽獄即西京之長安獄也

郡獄　義縱傳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嚴延年傳還爲涿郡太守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云云即收送獄

按此郡自有獄之證

縣道獄　續志爲大司空注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按獄司空官前表續志並不載漢之獄官多以司空爲名如都司空水司空皆是賈誼所謂輸之司空也

黃門北寺獄　後書范滂傳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向栩傳收送黃門北寺獄

按黃門北寺獄西漢所無蓋自宦豎用事始設此獄疑在安帝之後也此與若盧乃是二獄竇武傳以黃門北寺與若盧都內稱爲諸獄前書音義謂即若盧獄者非也

都內獄　後書竇武傳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注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

按都內獄僅見此傳而續志大司農屬官無都內之名疑西京原有此獄建武中廢此時復設若盧是其比也

軍獄　杜延年傳補軍司空注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

按軍有征防之別防軍在所屯之地自設一獄尙屬易行征軍行止無常安有設獄之地弟軍中不能無罪人

不能無收繫之處其收繫之處亦卽以獄名歟營軍司空防軍之官軍中司空征軍之官實各主其事者

又按此傳如淳之注漢律中實具有獄名及主獄之官今將獄名官名彙集一處附列于繫囚條內以備稽考惟武帝中都官獄凡二十六所今已不能悉知姑從百官表諸書蒐討編入其不知者缺之卽如振貴不得其解但附存其名黃門北寺東京之制皆不在二十六所之數

鞫獄

刑法志宣帝卽尊位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邪不辜棠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注如淳曰廷史廷尉

吏也以囚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宋書謝莊傳孝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

按謝莊所謂鞫訊之法當卽指此詔而言當時刑獄號爲平蓋武帝時酷吏之風稍戢矣

掠者唯得笞榜立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唯得笞榜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注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鉆音其廉反說文曰鉆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按考訊之事古者亦不得已而用之極楚之下何求不

得大可患也漢法但得立而考訊之限制尙嚴而有司不遵法度橫施鉆鑽之屬何其慘也章帝感陳寵之言而頒此詔其時風氣爲之一變實盛德也

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　陳書沈洙傳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

按范泉所引乃杜預律本之文可以見律本一書實取漢律而自爲之注以其爲晉律之所本故名曰律本但不知其於漢律全載之歟抑但取晉律之所本者載之而注之歟杜書唐代尙存是漢律尙不得謂之全亡也唯各家章句杜書不存耳唐律有考囚限滿不首條在

斷獄律惟唐法反考告人及取保並放二者並與漢法之處當列上者不同不知漢時列上之後若何處置殆亦從寬歟

辭訟有劵書者爲治之　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劵書者爲治之士師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注傅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劵也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傅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劵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劵以正之疏小宰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語異義同

按士師先鄭之注爲漢時鞫獄之法非必律文如是其法則與朝士之注同意必有劵書乃可治之正之也

讀鞫已乃論之　小司寇讀書則用灋注鄭司農云讀書

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疏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書呂刑輸而孚傳謂上其鞫劾文辭疏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

按唐法有宣告見唐六典實即漢之讀鞫也今東西各國並行之而中國則廢而不用矣

故乞鞫　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

按唐律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屬具告仍取囚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爲詳審此即乞鞫之法索隱引晉令漢法當亦如是

家人乞鞫　晉志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魏世所改

按家人乞鞫漢制也魏世除之唐律獄結竟取服辯條

疏議曰其家人親屬唯止告示罪名不須問其服否因

若不服聽其自理是亦不用家人乞鞫之制因于魏也

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秋官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

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

外不聽注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

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按乞鞫限以期日今東西各國皆用此法而其法則原

於周亦云古矣

郡國遣主者吏詣廷尉議　秋官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

士者造焉注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

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胡廣漢官

解詁廷尉當疑獄

按郡國主吏詣廷尉議此法極善愼刑之一端也近世亦行之但以文書而吏不來耳

疑獄　刑法志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顏注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補注讞者平議其罪而上之景紀後五年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顏注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胡三省云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

死而以傳致之後元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
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顏注假令讞訖其理
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按漢承秦苛法之後愼獄恤刑與民更始高景之詔尤
於疑獄鄭重言之而以寬爲先務故志言自此之後獄
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文景之時幾於刑措夫豈
偶然迨武帝任用張湯趙禹之徒風氣爲之一變漢初
愼獄愼刑之旨澌滅殆盡酷吏之罪可勝誅哉

鞫獄故不直　張敞傳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
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趙廣漢傳司
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
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

以賓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廣漢竟坐要斬功臣表新畤趙弟坐爲太常鞫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完爲城旦注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晉灼曰律說出罪爲故縱入罪爲故不直補注說文鞫窮理辠人也作𥷕者假字本書作鞫作鞠爲例不一

按秦律有治獄不直之文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是也漢乃采用秦法據晉灼引律說足證漢之律文爲故不直表傳之或稱不實或稱故不以實者就事實上言之也故不直之罪爲棄市而趙廣漢坐要斬者又有乏軍興之罪重于故不直故以重論然廣漢軍興之罪已會赦貶一等則已論決矣何以又重科此眞不可解者唐律有官司出入人罪條卽漢律之出罪入罪此又唐法之本于漢

者

故劾十人罪不直　功臣表商利侯王山壽坐爲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死補注史表作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

按故劾至十人之多其罪自當死此表但言死不詳如何死法以史表證之恐此表有奪文

出罪故縱　昭紀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顏注縱謂容放之元鳳三年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

案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朱雲傳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王嘉傳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孝武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注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也

按鞫獄故縱與見知故縱故縱同而事實不同此出罪故縱也出罪視入罪爲輕成帝詔二千石不爲縱乃深悉當日情形以此救其倣非過寬也

諸勿聽理　張斐傳注序諸勿聽理似故縱

按獄固有控辭失實駮斥不聽理者據此文是漢律中

定有專條唐律之越訴其一端也

斷獄

二千石受其獄　秋官鄉士士師受中注受獄訟之成也

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

中也疏士師受中者士師當受取上成定中平文書漢時

受二千石祿廩郡守之等受在下已成之獄官

按此疏語羼入祿廩二字其義未詳疑有譌脫小司寇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中謂罪正所定春官天府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注鄭司農云治

中謂其治職簿之要據先鄭之注是中者簿書之要天

府之受中與士師之受中其義不殊士師之中則爲罪

正所定之文書卽張湯傳之爰書二千石受其獄者
郡守受在下之爰書也

白聽正法解　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注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致邦令以法報之疏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頭士師者則士師察審以告大司寇斷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此卽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謂之致邦令也

按白聽正法解孔疏不詳其義殆未得其解歟竊謂白告語也正卽罪正所定之正也解乃辭之誤言告令聽正法之辭也至漢時何人白之何人聽之其義既難明其事更難詳矣

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　說文晶部疊楊雄說以

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畾宜王曰管子無坐抑而獄訟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注云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康誥要囚服念五六月至於旬時不蔽要囚桂氏曰官府文書謂之疊成即楊雄說之意

按王引管子與楊雄說不合楊雄說則與康誥之言合孔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雄說意與孔傳同三者衆多之詞非必定拘以三日也疊爲小篆會意之字雄言古理官當在漢以前漢法或亦如是姑錄之

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後書章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重三正慎三

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注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陳寵傳漢舊事斷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注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害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

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但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按漢儒舊說以通三統為要義章帝蓋深信之故漢初報囚自季秋得盡三冬而元和定律子丑月皆不報囚

玉海六十五稱元和元年定報囚即指此事也唐律立春後不決死刑疏議引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與漢初季秋論囚微有不同元和之制則不復用矣

揭頭明書其罪法　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注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疏爲明竁焉者唰用刑以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竁壙中也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尹賞傳穰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顏注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

者名也何並傳爲長陵令初平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

按漢自景帝改磔爲棄市已無張尸之事殺人斬首而已不梟也尹賞之瘞而楬著其姓名當是景帝之後漢法如是與鄭注所言合何並署林卿姓名罪狀並不爲

過惟林卿殺人罪不得梟此則軼於法之外者

大署帛於其背　賈山至言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後書李燮傳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又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惠棟曰周官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賈山云衣赭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

按秋官司圜凡害人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疏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注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

也此是二事明刑李燮傳之署帛於背也明梏尹賞之楬著也惟明梏在行刑之時若今時之斬條楬著在行刑之後若今時之榜示也

繫囚　王子侯表攸輿侯則坐篡死罪囚棄市晉志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囚強爲義之蹤也云云斯皆魏世所改

按攸輿以王子侯篡囚棄市是漢律本係死罪晉志云魏世所改豈漢法中間曾改輕歟抑攸輿所篡死罪囚其非篡死囚不棄市歟今無可考矣

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　後書孔融傳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陳龍傳寵代郭躬爲廷尉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樂恢傳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

出爲交通
關涉也　恢獨皦然不污於法

按交關與通行飲食不同通行飲食但資其逃亡而已交關則所包者廣重則爲之營求輕則與之謁問情各不同罪亦當異不知漢法如何處分也

謁問囚　百官表武帝太始四年江都侯靳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謁問囚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補注沈欽韓曰靳石以列侯修謁問囚爲亂尊卑

按此交通之輕者故僅止免官

望後利日　秋官鄉士協日刑殺注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疏月大則十五日爲望小則十六日爲望利日卽合刑殺之日是也

按利日必和合支幹是漢時於選日一事亦甚重之

錄囚　雋不疑傳每行部錄囚徒顏注省錄之知其情狀

有冤滯不也續百官志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
囚注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眞僞有
侵冤者卽時平理也
按漢制錄囚爲郡守之事然武帝復設州刺史則諸州
亦行之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
黜涉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所云斷治冤獄卽錄
囚之事也何武傳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
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制
詔曰其令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注弛解脫也舊法在徒役
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